



論語一貫

四

口仁12
929
4



929
十



伊藤維楨曰、論語二十篇相傳分上下、猶後世所謂
正續集之類乎、蓋編論語者、先錄前十篇、自相傳
習、而又次後十篇、以補前所遺者、故今合為二十
篇云、何以言之、蓋觀鄉黨一篇、要當在第二十篇、
而今嵌在中間、則知前十篇、既自為成書、且詳其
書、若曾點言志、子路問正名、季氏伐顛、史諸章、一
段甚長、及六言六蔽、君子有九思、三戒、益者三友、
損者三友等語、皆前十篇所無者、其議論體制、亦
自不與前相似、故知後十篇、乃補前所遺者也、古義

壽按仁齋此言可謂有見矣余翫味體裁措辭其
 不出一手也固矣亦似不必同其時其事之相類
 者傳聞之異而編者謹記之與上論並傳已
 一貫者雖主論語揭之在覽者能推之於他經以要
 其會歸然後為不背其名矣今以學庸二書言之
 其曰止於至善者即為仁於身也曰明明德於天
 下者即為仁於天下也大學其曰戒慎於其所不見
 恐懼於其所不聞者即為仁於身也曰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者即為仁於天下也中庸是二書之所以
 合符於論語而可尚也其作者雖不知誰何要之

似成於大賢手而不出於聖作矣何者以其說道
 有入微過高者也今舉其一徵之論語唯曰修己
 以敬而大學加之以正心誠意致知格物論語唯
 曰得中行而與之而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論語之語中就言行上言之中庸之語中就
 未發言行地言之是二書之所以入微過高而謝
 於論語也然其說道也他經無可與比程朱二公
 拔之於戴記特尊信焉可謂能擇善者矣高倉帝侍讀清
 原類業、拔學庸於戴記為帝講焉、可謂異域同識矣今玩味其構辭雖同精
 選大學則平實中庸則高妙過大學遠矣其高妙

者所以懸於聖作也、其平實者所以幾於聖作也、後進之士、唯知其可尚、而不戒其弊、則流末之究焉、知不入莊歸佛、能知可尚、而不溺其弊、是之謂善學也、姑識所見、以告初學、無下與此對朱二公伊藤長胤辨易十翼、非夫子所作、其徵甚確矣、其末曰、予既著此辨、以其與先儒之說異、不欲傳之于人、沈吟者久之、或者窺其藁、叩予曰、大極者、道之本、窮理者、學問之大首腦、且自漢巴來諸儒先輩、豈悉無識之人、而皆信從、莫之敢違、及子之身而反之、無乃過論也乎、曰、噫、去聖人之居、如此其遠

也、去聖人之世、如此其久也、而今敢為異論、不苟從先輩之成說、其來多口駭羣聽、固其所也、然道之不泯、既無彼此之差、則亦豈有今古之殊也哉、苟宗聖人之道、而信聖人之言、則凡其異乎此焉者、自當判然矣、自漢諸儒、非不宗聖人之道也、非不信聖人之道也、然不以論孟二書為足、盡聖人之言、不以仁義忠信為足、蔽聖人之道、於是乎求之于高、探之于遠、遂致使假託之書、指易加諸語孟之上、則予固不得不辨、如大極窮理等語、自後世言之、則固學問之宗腦也、而孔門諸子、未嘗有舉

而問者、孟子七篇、亦未嘗示之於人也、公心論之、亦不大可怪之甚也乎、吾唯知有論語而已矣、知有孟子而已矣、以二書為準、則知十翼之非孔子之書、斷然不可疑也、讀易私說余初草上論一貫、以其絕異於漢後諸訓家、憚駭世聽、為之趑趄久之、而不忍先師之教委地、遂斷而鏤之、既得東涯此言、知先賢之意、亦與余不異、又其言曰、古今疑十翼者、歐陽子陸子及趙南塘三人耳、向者山夫子亦嘗語十翼之為偽作、而余不及聞其詳、今得東涯說、而後山夫子所取舍、思亦過半、夫東涯之德行

博物、東方未見其比、求之漢土、亦未易多得、其識亦如此、卓爾、余既喜其說之與先師合符、且惜後進之士不與聞、因畧舉其末語揭于此、

取野人者、救諸末者也、夫先王雖以禮樂致至治、無如末世之弊何、及至春秋之際、天下失其本而爭其末、徒以奢僭相尚、犯王誅而不自知、久習成俗、恬無怪之、臧文仲之賢、猶且以山節藻梲自累、季氏之縱、攘八佾雍徹為自矜、亦何足誅、魯稱禮義國、而猶如此、列國之悖亂、可推而知也、夫佐明主於草昧、安四海之民、士之至願、莫以加焉、而有天矣、有時矣、不可為而為也、輔英主於偏安、解一方之倒懸、亦復何不可也、而有命矣、有勢矣、不可致而致也、無已則補、削時主之弊政、救一國之塗

炭、亦愈於已、雖巨細不同、其知時計勢、為仁於國、則一也、是仁人君子之所不辭勤也、故夫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述而篇聖善既不可得、夫子思其次、故曰得見君子者有恒者斯可矣、得君子者有恒者、則何如、抑奢尚儉、修理弊政、而救一國之塗炭已、夫雖不可為之世、天下之大、焉知不有君子者有恒者、是夫子之所以不與鳥獸同群、而栖栖於四方也、編者深知夫子之所以、以知時計勢、而仁於當世之意、故首下論以先進、

示人以救末之方也。是不獨於當時，凡叔世之善主承末弊者，不由斯道，而能維持國脉於傾頽者，未之有也。然則亦可以為萬世則矣。是先進之所以首於下論也。其以堯曰為尾者何也？夫德莫盛於讓，而得其人為難。堯得舜讓之，故兆民被其澤，讓有盛焉者哉。其傳位也，命之以允，執其中。仁執中，極也。里仁篇第三第十章，憲問篇第三十三章等，宜參看。舜亦得禹讓之，故天下戴之如一，其命之也。亦以執中，湯為民除虐，而視其告天之辭，亦唯眷眷於執中。周亦為天下斃殘，而觀其行事，非執中為務，不能可見。二帝三王

之安天下，壹皆以執中為主矣。次章承之以政事之要，而以知命君子終之。反復味之，堯曰不但下論之結，實無二十篇終始。何者？執中之為物，莫往而不在也。子之於孝，弟之於悌，非此物不能致愛敬。就學而聖人之動容周旋，非此物不能中禮。就黨篇言，叔世之善主，救末修本，非此物不能成中興之美。就先進夫二帝奉天心而便於生民，不與子而讓賢，所謂克己復禮，豈復尚於此者哉？亦即此物也。就堯曰是編者之所以以堯曰為大尾也。

第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

禮樂者，在位者所用，故曰先進後進。

野人也。

野人，喻其過質。

論語一貫 夫曰先進

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君子喻其過文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若當

節禮樂之任舍過文而取過質

章旨禮樂先王之所以導人情歸之中正也周室

既微禮樂壞崩非復先王之舊而先輩士大夫之

於禮樂過質其弊在鄙固後輩士大夫之於禮樂

過文其弊在奢泰過文之失雖其美可觀既失本

而僭亂之漸萌焉過質之失亦雖非中正猶不失

本而上下節存焉是夫子所以舍君子而取野人

也亦禮與其奢也寧儉八篇之意

一貫先王以詩禮樂立教故夫子言如此自後世

以禮樂為疣贅之見觀之此章幾不可解宜與興

於詩泰伯篇九章章并考

第二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及猶在也

章旨此夫子追念與經患難者歎之也蓋有死者

有仕者有之四方者今皆不在門

一貫感念與共艱厄者惻隱之心人情之至所謂

民之秉彜聖凡同然者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

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章旨德行為本言語次之二者修身之要言行無

所失而政事可就、文學餘力所為、亦可以文三者、故置於末、荀子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大畧此四科者、即國寶國器國用也、

一貫此皆夫子裁而成其器者、此章成物之仁、而知在其中矣、

編旨十人不必皆從陳蔡之厄者、亦不必與上章一時之言、編者以同為夫子之言、冒上子曰類記、與雍也篇首章一例、

第三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章旨朱熹曰、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

一貫詳於吾與回言為政篇九章章山子說

第四

子曰孝哉閔子騫蓋以字行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章旨父母之稱子美人常疑其有私、唯閔子至孝、孚於物、非一日也、故人不疑問其父母兄弟之所稱、

一貫夫子以孝哉稱之、則閔子於為仁之本、誰復

間然閔子以辭費宰雍也篇譏長府第十觀之非有德而才不足者可不謂國寶乎

第五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章旨言顧行行顧言可以居治而得祿處亂而免禍夫子所以妻之也上論曰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公冶長篇辭雖異義則一也蓋亦傳聞之異已

一貫荀子曰言要則知行至則仁子道篇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繫辭二者之所關豈不大乎

第六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

章旨上論以此為哀公問雍也篇多不遷怒不貳過

第七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言從後謙辭不可徒行也

章旨夫子言父之於子其愛同矣欲賣車以為槨其奈國有制大夫不可徒行何一則喻以喪事稱家有無一則以不可違國制而私所愛也顏淵伯魚之死

及此時夫子為大夫與否說者拘史記家語等疑其年紀不合凡史傳之不可信不特此一事今據本文解不必區區為說

一貫雖所深愛惜不違制而私之義以裁之也

第八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章旨夫子嘗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

是夫述而篇蓋夫子以為淵存則我雖亡猶不亡也

淵亡則我雖存猶亡也故曰天喪予言道之廢興

在淵之存亡也

一貫道之廢興關國之治亂民之存亡所以深歎

也

第九

顏淵死子哭之慟震悼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非

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章旨哀痛之極不自知其已甚幾如絕然故從者

警之

一貫意同上章

第十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

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二

子也

章旨曾子易箦小記檀弓篇子路正冠左傳哀十五年皆求得

正而斃也二子猶然况顏淵乎其 sought 亦可知已

所以慎終也。君子審行此二者，不獨致誠敬於所隆，將以使民觀而化也。子路聞此義也久矣，然而直情果敢之性，不能無嫌其曠日於無能，靡財於無知，所以有此問也。二者夫子平生與二三子所語，知子路之為問，意不在此，故答之如此，且玩味夫子之語氣，隱然有責之使自省之意。讀者宜三思焉。

一貫 此章宜與慎終追遠為政篇九章及樊遲問知雍

篇二十章參省

第十二

閔子騫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侃如也。子樂。

章旨 孟子說三樂，以教育英才居其一。盡心可見

聖賢所樂，隔世一揆也。

一貫 此章與朋自遠方來學而篇首章章義同。詳於山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然焉古通用

章旨 子路以勇自負，故深戒之。蓋語他門人以諷

子路，猶孟懿子問孝，語樊遲諷之也。為政篇

編旨 此與上章非一時之言，編者依上類記之，與

宰曰附太宰章一例。子罕篇六章

第十三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

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章旨昭公欲逐季氏故改作府而長大之以備不

虞閔子知公意所在故云爾言為武備以自備不

如修德以衛身修德則如故而足何改作之有後

公居于長府伐季氏不克孫于齊左傳昭二故曰

言必有中盖夫子之言發於公攻季氏之後也

一貫言從事於末不如修本也修本則君使臣以

禮使臣以禮則季氏亦將事君以忠閔子之語風

而不露所以為君子之言也是亦自反之仁也

第十四 子曰由之鼓瑟奚為於丘之門。

章旨上章曰子路行行如也又曰不得其死然此

章亦不善其鼓瑟子路所好非雅頌之音可知也

一貫此章抑其失而匡之下章稱其美而進之即

裁而成之之仁也家語子路鼓瑟孔子謂冉有曰

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

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

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

厲之動不在於體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

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正之感不載

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乃所謂亂亡之風也由

第十五

也嘗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
六七尺之體哉辨樂蓋述此章意者也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堂室

道之

章旨門人鄙子路不尚德而行行自喜故不敬之

夫子告之以此謂不可以其所短慢其所長也

第十六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
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章旨觀曾子堂堂乎張子張之言則子張之自矜

大也其性為然依子游當灑掃應對則可同之言

第十七

則子夏之修小節亦其性也夫子之此言各指其
弊之所在所以裁而誘之中也
一貫過云不及云善誘之宜存於其間是亦裁成
之仁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
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章旨周公相成王而經營天下其富可知也而曰

季氏富於周公者語其不資也此章責冉求剥下

而附益於上結怨於民也

一貫孟子有言曰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

是富桀也。告子篇夫子之責冉求意亦同。此語不仁而喻仁也。

第十八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僻。辟異之辟。言喜為難能。由也喭。山子曰與岸同。

畔岸之岸。言剛強有圭角也。吳棫曰。章首脫子曰二字。

性而在習也。章旨四子有四失。而皆為孔門高第。可見學不在一貫。此章說四子所短。下章說二子所長。於修飾

而成國器一也。子曰。回也其庶乎。庶幾於道。屢空。朝夕不相及。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命徵命也。子貢不仕而富。億則屢中。

第十九

章旨其庶言造道深也。屢空言不改其樂也。不受命言知其不可而不仕也。貨殖其事雖不可知。夫子既無責言。則必有義而存焉。後人因此章附會以市井廢居事。恐未必然。億則中。如左傳邾隱公朝魯之事。定十五年。可以徵。

第二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先王遺法。亦不入於室。

章旨善人。蓋齊桓晉文之流。事雖不法先王。亦能勃興於一時。然遂不能至于道。一貫此章言學者宜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

第廿一

子曰論篤是與。正直是與之與猶從也。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章旨論篤謂言論篤實可聞也。言徒聞所謂而未

察所由所安我焉知其人果有德君子乎。將色厲

而內荏者乎。謂取人宜聞其言而觀其行也。

一貫此觀人之法。知之事而仁在其中矣。宜與視

其所以章參看。為政篇十章。

第廿二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

人故退之。

章旨二子所接聞於夫子孰非道義而子路性果

敢常失於進取。冉有性柔懦常失於自畫。故夫子

之導之。或揚而進之。或抑而退之。以救其弊而濟

其美。所以裁而就中也。

一貫此亦與第十四十五十六章意同。

編旨伊藤維楨曰二子之問未必同時亦未必互

問。但問同而答異。故子華疑而問之。古按小記子

夏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章。檀弓亦與此同

子例。六國商賈對子曰吾以汝為公矣。曰吾以汝為

第廿三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章旨：夫子既免於圍，與顏淵相失，既見而喜曰：我以汝為死，顏淵對曰：知夫子既免，回何敢致死哉。一貫：此章可見在三之節，殊途而同歸也。夫子之於顏淵，顏淵之於夫子，相盡無遺憾者也。

第廿四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異，猶他也。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章旨曰：以子為異之問，曰曾由與求之問，警季子然所問不切於身也。目二子以具臣者，諷其不能格君心之非也。弑父與君亦不從者，言二子雖具臣，亦有不可奪之節，不從闇於主也。一貫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八字，臣事君之大節，千歲不易之道，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使二子與季氏聞此言，焉得不惕然而懼，矍然而厲節乎？所謂不屑之教誨，隱然存於數語之間。季子然得與聞此義，亦幸矣。夫子之言所庇，豈不大乎。

第廿五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

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章旨夫子言學未優而授之以政不唯厲民亦害其人。子路言費雖最爾有民有神使主宰之則習熟政事亦可以為學也。徒坐而講詩書不如親臨民事之切。故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蓋亦有迂學之意。夫子惡其言似是而惑人。故云惡夫佞者。此章與左傳子產製錦襄三十一之喻同義論。彼在孔子之前而與論語合符。所謂道之不墜地而在人者也。太宰純曰。夫子早於子羔之為宰而悅於漆

雕開之弗肯仕。是二事正相表裏。足以觀古者君子不輕出仕。

一貫夫學者所以明道也。道不明而從政。猶無耜而耕也。其救荒蕪之不能焉。暇收嘉穀乎。故學之來尚矣。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滕文公篇學之所庇。遠矣大矣。是以歷代之興。王崇學者。其延祚也長矣。下學者。其延祚也促矣。秦皇滅學而愚黔首。二世而亡。漢高除挾書之律。而天下興於學。其延祚也二百年。世祖崇學。而顯宗明之。

其祚與西漢相持、三國六朝不足與語、學隋文雖
 統一海內、任知而不崇學、亦二世而亡、唐太宗崇
 學超越於前代、其延祚也三百年、宋太祖太宗相
 繼崇學、故人才之盛冠於古今、其延祚也亦優於
 唐、胡元下學也太甚矣。制南人為十等、一官二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是
 以海內服其力、而不懷其德、雖名一天下、聲教之
 室者、幾居半焉、臨撫不數世、棄中華而北竄、固其
 所也、明太祖起於寒緇、以英邁之資、乘元季之釁、
 駕御豪傑、而成大業、幾與漢高一揆、而殘忍之性、
 不能以德保勳舊。藍王之變、坐誅者殆一萬、然深

知崇學、以教化為務、

諸生入學者、優恤及妻孥、民間又有社學、荒山陬、無地

而不設學、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未嘗有也、故其延祚也、與唐宋相繼、萬

曆神宗、以昏闇享祚四十餘年、海內塗炭、遂使天下

之勢不可為也、崇禎毅宗、雖銳志於致治、大厦之拉

羅、不可復支、遂至以亡矣、然而檢為國死節者、自

生民以來、未有如此盛也、大祖崇學之驗、於是乎

彰矣、其甘義忘生、赴死如歸、東林之徒、楊時遺趾、傳瀛洛風

尤居多焉、并妻孥就死者、不可枚舉、名教之染人心腑、何其如

此乎、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

之、善教民愛之、盡心誠哉、故三代之治民、主教化

而不主政刑其延祚之長萬世不可企望全在于茲矣可不深思哉我東方

聖胤之悠久不測不敢措言抑鎌倉三世不聞有學北条雖以陪臣執國命泰時好學以邁種德為已任上自

下至無告莫不倚賴焉其傳世及九者豈有他乎在泰時之遺愛結民心已室町氏亦無學雖襲位踰十歷年過二百而海內瓜剖兵革之不息黎民之昏墊未有甚於此時我撥亂反正首敬禮林羅山使海內知崇學鑄負觀

政要以廣布天下示為政以德萬民奉戴其德以至於今大哉夫教化之為道優柔不迫假以歲月而其功可知自以政刑為主者觀之不目之以迂回者幾希子路以孔門高第親受教於聖師豈不知教化之不可遽乎然而剛果之性有時乎迂視學夫子所以深警之也今之從政者無不知崇學之為務本非之大賚焉能與於此哉

第廿六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勿以吾老而難問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

何以哉。叙其平生言而啓導其意。子路率爾輕遽而對曰：千乘之

國攝乎大國之間。夾攝猶也。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子路

以治才自負，故極言難治之至。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厲之以義

且知方也。夫子哂之。哂之者，所以警之也。二子喻其意，故其對

皆謙。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不敢言百里求也

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不敢言富給如其禮樂，以俟君

子。自不能言。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

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曰學曰小，亦皆謙辭。點爾何如？

點方鼓瑟，故問之在後。鼓瑟希，瑟鼓之疏希。欲聽問答，意不在鏗爾，舍

瑟而作。問更端則起，上三子亦同，省文。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撰，子

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任各志所撰，擇同。曰：暮春

者，以夏正言。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有同志，有使令。

浴乎沂，風乎舞雩，浴後宜於風涼。詠而歸，從容自適之態。夫子喟

然歎曰：吾與點也。與，其知時。三子者出，曾皙後。欲有問。曾皙

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以其有異同，欲子曰：亦各言

其志也已矣。各志所撰，其有異同，怪。曰：夫子何哂由也？子曰：為

國以禮，其言不讓。言傲然以許，是故哂之。不讓，唯求則

非邦也與？哲謂夫子哂其以國自任，因安見方六七

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雖以國自任，而其唯赤則

非邦也與？哲意同上。宗廟會同，非諸侯如之何？夫子意同上。赤

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許之之辭舉赤則知由求亦許其撰

章旨夫士志於道者將以修之於身推之於家施

之於國故曰修己以安百姓憲問篇此章四子者既

學於夫子各有所成立其欲得明主而自試蓋非

一日也夫子亦圖其才之所趣也久矣故因閑居

侍坐導而發之欲驗其自知與否且為裁其不及

而三子各言其志與夫子答孟武伯者公冶長篇如合

符節也三子不背夫子之知而其能自知亦可以

見矣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繫辭夫雖有鎡

基不得其時無地於用之曾皙見三子雖汲汲於

用器時非其時故其言超然於群撰蓋亦有以微

動夫子故夫子深然之或曰此亦與夫子答孟武

伯者同一事而傳者有異同已

一貫夫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里仁篇荀子

曰禮者政之軌也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大畧篇此

章曰為國以禮其義相發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

八佾篇又曰克己復禮為仁顏淵篇可見不仁則

禮不可行不由禮仁亦不可為仁之與禮其歸為

一也

顏淵第十二

第一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克勝也復山子曰禮為仁古語

言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古語二以為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古語三言為仁在自修也顏淵曰請

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非禮私己也視聽言動能克制顏淵曰回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事不須更離之謂

章旨左傳楚右尹子革諫靈王王揖而入饋不食

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家語正論解載此事不能勝其情以

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家語作

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此豈其辱於乾谿昭十年荀

子曰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

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修身讀者玩

味此二語於此章義瞭然也履禮徵見于垂統

一貫荀子曰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

修儒効可謂克己復禮矣淮南子曰舜不降席而

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無

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

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

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

繆稱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善解也

第二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無所不敬，使民如承猶奉也。大祭，若朽索御六馬，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無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此亦連言古語。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章旨：夫出門敬怠矣，而猶如見大賓，則知其不造次忘敬也。民卑而易慢，敬重之如奉大祭，則見其視之如傷也。能推己好惡，而無怨邦家，則民莫不歸懷，其為仁也何以加焉。

一貫：左傳曰：季子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傳三十三年，可徵為古語。

第三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訥，忍而不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已。語助乎，疑其易子曰：為之難，行顧言之得無訥乎。言顧行

章旨：夫修身進德，其道雖多端，要其歸，不過言行二者。故曰：言行君子之樞機。繫辭司馬牛知仁之難，而不知其由易也。見仁之廣，而不見其在約也。所以不釋然於夫子之言也。夫子又語之以言之訥，由行之難，則知二者亦歸於一行矣。然則所謂仁者，行之外無他故明矣。夫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篇以此章參

於彼彼亦仁之歸而默存乎德行者可以觀矣

一貫此章不俟措言

第四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仁者不懼勇者曰不憂不

懼斯可謂之君子已語助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

憂何懼

章旨司馬牛所問泛問君子夫子答之以成德君

子蓋夫子知其有所憂懼故喻之以宜修德安命

也夫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罕篇即

此章之義也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

以徼幸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述而篇孟子

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盡心篇子曰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篇玩味以上語可以見

君子之不憂矣孟子曾子曰吾聞大勇於夫子矣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

萬人吾往矣公孫丑篇玩味曾子言可以知君子之不

懼矣此章宜與知者不惑子罕篇章參看

一貫此章語仁勇而知在其中矣荀子曰仁之所

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

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

而不畏是上勇也性惡篇是亦與曾子之言同義

第五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雖有猶無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不可致而致也。富貴在天。不可為而為也。二句喻言。人無兄弟。猶死生富貴之不可致為也。君子敬而無失。以修己言。與人恭而有禮。以接人言。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有德必有鄰。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章旨夫心意修德行厚。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在人而求有益於得者也。死生富貴。兄弟有無。則是在天而求無益於得者也。士能審天人之際。患其可患而不患。其不可患。然後可以為君子也。子夏以此告之。其解司馬之惑也切矣。

第六

一貫子夏喻司馬以安命而不憂。即仁者之事也。子張問明。子曰。浸潤。漸漬不遽。之譖。毀人。膚受。禍害切身。之愬。訴已。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不蔽於遠。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蔽於遠矣。

章旨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尚書同命。自聖則天下之善言。無入於耳。破國亡君之不絕踵。職此之由。浸潤膚受。不得窺聞。則僕臣正。僕臣正而可以及遠也。舜明四目。達四聰。亦此道之由。是不蔽於近之所以為遠也。荀子曰。主道治近不治遠。彊國篇。亦此意也。

一貫荀子載夫子問子貢顏淵以知者仁者子貢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子道篇明字與此章明義同夫知人者知則知矣未以足稱明也自知者而後浸潤膚受不得行故可稱明矣然則知仁人而可以當此章

第七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非食無以養民足兵非兵無以止亂使民信之矣信積於此而民信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兵不急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食不急自古皆有死民猶人不信不立人而無信不知

其可也

章旨食兵信三者國家之至重不可須臾去之物也子貢切問去之者欲以知至重之所極也夫子曰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立言有此生則此信不可去也左傳晏子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襄二十二年可以徵不立之義一貫傳曰信德之固也文元年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成十七年此章主信信而仁在其中矣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惡時尚子貢曰文滅質

第八

論語一貫卷四

二十一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惜其尚文，馬不及舌，不可文猶

質也。質猶文也。質之不可無文，亦猶虎豹之鞞，猶犬

羊之鞞。質而已，而可則鞞之，虎犬何別。

章旨：夫尚質之弊，至於滅文，尚文之弊，至於滅質。

古今之通患也。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

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治長篇，忠信質也，好學文也。

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八，俏巧笑

美目所受於天，質也。素以為絢兮，人之所為文也。

文質偏廢，身猶不可為。况家國乎？故曰：質勝文則

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篇是子貢

之所以深惜於子成之言也。

一貫：子貢裁子成言，而歸之於中，亦猶夫子論武

仲公綽冉求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憲問

第十一篇

第九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

盍徹乎？十取曰：二吾猶不足。十取如之何其徹也？對

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未有民富而君貧者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民貧則君不得獨富

章旨：哀公問有若者，蓋欲得捷徑副急之術，以救

一時之急已，非初有深志遠慮也。有若知其意，故

格之以君民一體之義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大雅凡衰世之君，視民如路人，凶年水旱，雖民流離死轉，坐視愬然，無有惻怛之情，為父母之義，其焉在哉？是以民日携貳，祿亦從而去。哀公若能體有若之言，視民如子，則三家之橫可抑矣。已去之祿可復矣，不反之本而爭之末，以終身醜辱焉，悲哉！

一貫有若告哀公以與民共饑飽，即君視民如手足，則民視君如腹心。

孟子離婁篇

之意，人君之仁莫尚

於此

第十

子張問崇

艾夷蘊崇之崇

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

就一人上言，假生死極言愛惡之至。

既欲其

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章旨：夫愛之欲加膝，惡之欲擠淵，愛之誠是，則惡

之非也；惡之誠是，則愛之非也。二者已為之而不

自悟，可不謂惑乎？不獨小人為然，雖君子亦或不

免。原其所由，皆不能以公義克私欲之所致也。故

堯舜之傳天下，猶命之以允執其中，亦戒不能克

己，四海不可保也。夫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里仁

義與此章相發。

一貫魏志孔融在郡教選邴原為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嘆嗟曰此吾子也後恚欲殺之原曰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之則推之欲危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對曰往者應仲遠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曰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是則殺之非也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已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無以答邴原傳可以解此章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第十一

章旨此季氏篇錯簡說詳於本篇第十章叔原萬世曰是小雅我行其野之詩也異當作德德字古作真蓋依形誤古言富德對說大學富潤屋德潤身等可見且詩上句云言采其菑又云求爾新特作德則與菑特韻協亦可以證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有所感悟故稱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名實相反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篡殺將至

章旨左傳晏子謂景公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君令臣

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

即君君臣臣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昭二十六年晏

子以此對景公者、欲其以禮防篡弑之漸也、夫子

之言、其意亦在斯矣、夫晏嬰之於夫子、亦猶飛鳥

之於鳳凰、而其言其意、如疊規重矩者何也、蓋周

室雖衰、文武之道、未墜地而在人、展禽之於魯、子

產之於鄭、隨會之於晉、晏嬰之於齊、其辭命之傳

於今者、煥乎有文章、其人雖有高低、其言則同文

武之道也、讀者可不深味哉、

一貫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篇三章正名為仁於國

第十二

子曰、片言

不待言畢、故曰片言、

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之始也、國語曰、君君臣臣、

晉

是謂之明訓、明訓能終

民之主也。晉夫子以此對景公、不亦宜乎、

章直子路之信素著、人服其義、故言出則決矣、訟

者無敢匿其情而爭曲直也、

一貫信之於諸德、猶皮之於毛也、皮不存、則毛無

所傳、信不立、則諸德不可措、然則信者仁之基乎、

尉繚子、將理官也、不私於一人、夫能不私於一人、

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故善審囚之情、

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答人之背、灼人之脇、

東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將理是亦言信立於此而囚情可畢於彼也

子路無宿諾宿留也

編首承上類記與子罕篇牢曰第六同例

第十三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章旨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有耻且格為政民日移善而不自知可以致無訟無他治之於本也若夫德禮失於上而政亂刑濫則俗日險汙民弄公義而赴私利聚訟不止當此之時雖臯陶為士無如之何無他爭之於末也

一貫大學曰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本者何也謂先正其心也正其心即思無邪也思無邪而以德為政則刑不肅而天下將拱之亦何訟之有乎荀子曰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君子是亦謂治本而使無訟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雖之無倦

章旨夫欲速則不達假之以歲月而善治可致故

第十四

曰居之無倦一物失理則國之亂亡民之死生繫焉豈可忽哉故曰行之以忠荀子曰執一無失行

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堯問篇亦此章意也

一貫此亦為仁於國之始也

第十五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章旨既解於上論雍也篇

編旨約之以禮協比於禮義而擇之之謂也上章

曰居之而不言所擇此章所以承上也

第十六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將順其美不成人之惡匡救其惡小人反

是

章旨小記曰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

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

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

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表記篇此章

之善解也

一貫夫仁者人也推己而及人然後可以為仁矣

第十七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

孰敢不正上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

章旨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

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篇

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

正人何同篇皆先王之法言萬世不易之則也

一貫帥而正推仁於物也誰敢不正仁及於國也

墨子曰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為政子墨子曰

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

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公孟篇是

亦此章之意也

第十八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即帥而正

之意雖賞之不竊

章旨上者下之師也猶聲與響也上不貴義不敬

義而下為盜猶招而致之是之謂欲之上貴義敬

義則下興於義雖賞之使盜民耻而不為也左傳

季孫使臧武仲詰盜武仲對曰紇聞之在上位者

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

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

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

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

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襄

年十一武仲之言深合此章參之前後章其義亦益

明矣

一貫此使康子反求於己也即仁者如射孟子公孫丑篇之意

第十九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姦以就成有道賢

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欲以德子欲善而民

善矣儀正則君子在上之德風德民德小人在下之德草

草上之風必偃上仁則民興於仁上暴則民興於暴

章旨凡季世之君大夫見法不以足禁姦不能反

之已而以德為政必嚴刑重罰欲以止之古今一

揆也而刑益繁盜益多矣猶尚不自悟刑極民弊

而終於社稷不血食矣哀哉夫子告康子以風草之喻其戒之也深矣

一貫子欲善而民善矣是亦帥而正之意

第二十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猶乎子曰何哉爾所

謂達者反問以發之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不問德之

有無以名聞達四方為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

好義以行已言察言而觀色以接人言慮以下人以遜讓為心在邦

必達得志則民被其澤在家必達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夫聞也者色

取仁而行違貌恭而內險居之不疑自是以為是在邦必聞在家

必聞疑似亂德亦能取譽於四方

章旨聞達亦德之目猶狂簡諒直之類也蓋時人說其義不一子張竊意其義以質夫子故夫子辨之如此

一貫此知之事而仁在其中矣

第廿二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

修治理而去之也慝

惡之隱而不見者

辨惑子曰善哉問

遊開從容際而不忘學故善之

先其後

得敬其事而後其食

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身自厚而薄責

於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人

章旨凡鬪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己誠是人

誠非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欲快一朝怒而以

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不獨喪己軀禍及父母果何心也夫以萬鎰珠擲雀鼠人知不為今身之重與父母之尊豈唯萬鎰之珠哉輕重如此懸遠而無知此之自省可不謂惑乎

一貫夫子曰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雍也篇二章

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衛靈公篇三十九章

又曰主忠信

徒義崇德也

第十

此章曰先事後得非崇德與玩

味以上語此章之為為仁之方不待措言

第廿二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

足稱

子曰舉直錯諸枉

用直而不問枉能使枉者直

枉者化而直

論語

卷四

顏淵

三十一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疑舉直錯枉亦未足稱知子夏曰富哉言所包不資是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仁者進而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不仁者退

章旨中庸曰仁者人也謂推愛己之心及人也故愛吾身以及人之身慈吾幼以及人之幼尊吾老以及人之老是謂之仁又謂之恕然則仁之為恕也恕之為仁也亦明矣曾子喻一貫以忠恕為之故也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能哲而惠何憂乎驩

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謨言舉賢任之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耻心則不善不足患也

一貫夫子答樊遲問仁以愛人二言樊遲雖後進悟得其意無復置疑可見愛人二字足以盡仁矣義詳於一以貫之里仁為美章明太祖嘗諭羣臣曰致治之要在進賢退不肖沈潛對曰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在上風厲之耳賢者舉而不仁者遠若太陽出而羣陰伏明史沈潛傳有味哉沉潛之言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不可悟則止無

第廿三

自辱焉。

強諫或取辱。

章旨善道謂左右前後從其宜無所不盡也朱熹

曰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

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

辱矣。

集注

一貫喻人於道推己而及人之仁也。

第廿四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

講論遺文

以友輔仁。

切磋相成

章旨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晉語以法志會友

則其所言論必人義故可以友輔仁以友輔仁則

其德日新。

一貫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衛靈公篇

十彼此相發

子路第十三

第一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勤勞政事

請益曰無倦。

章旨將之臨戎也身當矢石而士卒致死已伏楯

櫓而得士力者未之有也從政之道亦復然以身

先吏士以身勞政務而後下竭力而百事舉行子

路勇果之性易此二者所以請益也夫勇果之病

常長於進取而短於持久故夫子告之以無倦所

以破其病也

一貫 夫子答子張問政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淵顏

篇十與此章同為仁於國也家語曰君子欲言之

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

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

入官篇

亦此章之意

第二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專任而令竭其力赦小過

寬假而待其成功舉賢才選舉得人則官無廢事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不敢必知人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賢舉賢則不憂不知

章旨夫為國臨民一日萬機非一人之所能辦必

也任有司得賢才然後政治可得而行也成王之

於周公桓公之於管仲豈無微瑕可議乎議之則

刑措之治一匡之功不可得而致也若恃能妬賢

則聞見不廣處事失宜政事之所由沮也季氏雖

蕞爾宰總眾職其於治一也故夫子告之以此

一貫此章曰舉賢才則加於上章一等上章說躬

親之此章言委任人相待而義備焉所謂並行而

不悖也

第三

子路曰衛君出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

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人以夫子為迂遠誠然矣奚其正

懸斷於正名之舉難行

子曰野哉由也

率爾無禮故曰野

君子於其所

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

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名以言義制言

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章旨名不正者名分亂也

君而不君臣而不臣

名分亂則祿

去公室而政逮大夫於是乎臣而君令故辭命不

順辭命不順則羣司不敬其職而政事不成政事

不成則君憂不足於上而民不聊生於下如此則

上下共困而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民失其所迷

惑陷罪故刑罰不中名正分定則令出於君而辭

命不逆士大夫奉職而敬故政不沮格政不沮格

則百事順成百事順成則君安於上民樂於下而

後禮樂興矣然而邪民猶有不從化則憚之以刑

於是乎刑罰人而千萬人悅是之謂刑罰中故君

子之命名也必以義以義故口言之而不耻口言

之則身必行之身必行之故君不失德而臣不敢

不臣

一貫篇中夫子言及政者多矣而莫備於此章唐

虞之廣運周室之刑措原其所本由以名正言順

而禮樂興也。是以天祿永久，四海歸仁，千歲不忘，宜哉。夫子對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顏淵篇十章義與此章相發。呂覽曰：凡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為矣。少不悻辟，而長不簡慢矣。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處方篇亦可以解此章。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退之辭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舍君子道而問細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戴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心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情實夫如是，則四方之民

第四

襁負其子而至矣。

懷之如歸

焉用稼。

第六

章旨樊遲請學稼圃，豈徒謂為農夫乎？蓋亦曾點舞雩之意也。然而點則與之，遲則退之者，何也？曾點其學雖不可知，年齒既與子路相如，其言又受三子者，欲有為於世，超然拔於衆撰，雖知命士何以加之，其識所至，亦可推知也。夫子所以與之也。樊遲學未上堂，孳孳從事於道，猶恐不及，而放知命者之言，欲就灌園耕野之事，亦不大早計乎？夫子之退之，其在此乎？

一貫上章與此章先抑而後啓之，亦裁而成之也。

第五

子曰誦詩三百

學詩則禮樂在其中

授之以政不達

詩禮樂治國之大具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學詩則可以不辱君命

雖多亦奚以為

所言

學不成其用

章旨此章言徒誦詩而不知云為雖三百之多猶

之不學也達政專對之義詳於為政

第二章泰伯九

章陽貨

第九等篇

一貫詩之納人於仁既詳於興於詩章

泰伯篇九章此

反說而言不可不學也

第六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章旨淮南子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

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為方規不

正不可以為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

正人者也訓言可以解此章

一貫推身而及國之仁也

編旨為政宜正己以率下此章所以承上也

第七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言相似

章旨此夫子觀二國政而思古也周公康叔崇德

正行而竭力王室亦以導訓其民故政教之漸於

民數百年而不斬今也雖衰亂甚猶觀遺風餘韻

而可知其初政亦相似也

第八

一貫言周公康叔之為仁於國今猶存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

善其

始有曰苟合矣

合言僅無闕

少有曰苟完矣

完牢固也

富有曰苟美矣

美華飾也三命人之辭

章旨此夫子美公子荆家事以儉為主也始有蓋

謂始為大夫也少有財貨稍足也富有財貨有餘也言始為大夫受爵位有采地凡百器用可以具也言始為大夫受爵位有采地凡百器用可以具也長久計及其財貨有餘有司欲致華美而公子荆命之皆曰苟可見其安不足而不欲過度也

一貫夫子答林放問禮之本曰禮與其奢也寧儉

八佾篇

又曰節用而愛人

學而篇

夫儉之為德盡

小而極大其小不待措言夫子以至聖為天下萬世之師不以此物不能成其德人君不儉不能保萬民人子不儉不能竭孝於父母秦皇背儉以亾天下衛文向儉以復社稷儉之時用大哉由此觀之天子至士庶非此物不能自保幾與仁同歸者也夫子稱公子荆為善居室不亦宜乎

第九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章旨夫民邦之本無民無以為國故不可不庶之

庶之而不富、無以養民情、富之而不教、無以理民性、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七教、所以教之也、此三者治國之大經、順之則治、逆之則亂、雖唐虞三代、無有是其外矣、是千歲不易之則也、

一貫 此章宜與為政以德 為政篇首章 章參看

第十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語助可也。期一周而三年

有成。再周而政教成

章旨 此蓋歎世無明王也、一年之可、三年之成、人皆以為聖人存神過化之妙、不可企及者也、然而

子路曰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先進篇冉有

曰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同上是皆所受夫子、二子豈

取諸其臆而言之哉、荀子亦曰、一年與之始、三年

與之終。致仕篇由此觀之、聖賢治化之所成、雖有深

淺、其政教之施、自有成法定節、而可期其効也、明

矣、志學者可不潛心哉、

一貫 夫子欲致民於仁壽之域、不能須臾忘、故有

此言也、左傳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

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

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襄三當時士大夫之從政、其有成法定節、可以徵、

第十一

子曰：善人

西漢高文、東漢尤明、可以當之。

為邦百年

繫而

亦可以勝

殘去殺矣。

雖不心服、既改其刑、不敢犯典刑。

誠哉是言也。

夫子蓋有所感、故云。

章旨：此章以父子相愛言。九中主以上志於治安

之君、皆可以善人稱、言善人雖不及聖人治化、至

其久、則亦可以息民省刑也。程子曰：漢自高惠至

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集注

一貫：此章言其君雖未足稱仁、其治化則可次於

第十四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而後仁。德化洽

仁也。唐太宗謂魏徵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

去殺、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徵對

曰：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

應如響、不疾而速、晷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

猶謂其晚。貞觀政要後果致貞觀之治、徵有識哉。

章旨：此以受命而王者言、言草造之主、撥亂反正

之際、未能使德化先被四表、必子孫增修其德業、

而後黎民於變、可以興禮樂矣。程子曰：周自文武

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効也。集注

第十二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

孫子如

而後仁。

德化洽

章旨：此以受命而王者言、言草造之主、撥亂反正

之際、未能使德化先被四表、必子孫增修其德業、

而後黎民於變、可以興禮樂矣。程子曰：周自文武

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効也。集注

第十三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一貫此章不待措言。
章旨其身正章第六主人君臨民言此章主人臣

從政言。

一貫此章宜與其身正章第六章季康子問政顏淵

章七章參看。

第十四

冉子退朝。季氏朝。子曰。何晏也。早晏。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猶用也。吾其與聞之。

章旨國事曰政家事曰事蓋君臣之辭也季氏強

第十五

僭非一日其臣皆謂家事為政遂習以為常雖冉子不復置疑夫子因其言而正之政事二言雖細故君臣之分所繫重矣所以警冉子而及季氏也家語載君假田季氏正論夫子以假取二言正君臣之辭與此章義同亦正名之一事也一貫二言倒置自君不君臣不臣來正名為仁於國之始焉可忽乎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國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讀為期下其幾之幾亦同。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古語如知為君之難也。方論君道故不及下句。不幾乎一言

而興邦乎。

幾近也。下不幾之幾亦同。

曰一言而可喪邦有諸。孔子

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

君唯其言而樂莫予違也。

喜言而不見違。

如其善而莫之違

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

邦乎。

章旨定公見公室日卑三家益橫欲抑其權也久矣而修身履道化之以歲月則不能一旦權宜之術幸以收其政柄故有一言興邦之問夫子對之以知為君之難蓋欲使君反諸己也公又見威權日去國非其國有身蹈白刃要天衷於一舉之意

章旨定公見公室日卑三家益橫欲抑其權也久

矣而修身履道化之以歲月則不能一旦權宜之

術幸以收其政柄故有一言興邦之問夫子對之

以知為君之難蓋欲使君反諸己也公又見威權

日去國非其國有身蹈白刃要天衷於一舉之意

故有一言喪邦之問夫子對之以其言而樂莫之

違夫樂莫之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與讒諂面諛

之人居欲邦無喪得矣哉夫子二對深藥定公之

病定公若能克己復禮近正人而聽容規諫則全

魯之盛未必不可再見也惜哉

一貫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

仁君義莫不義

離婁篇

夫子之言可謂能格非矣此

亦令反求之也國語申昏諫王云曰余令而不違

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

吳人之不違可

不畏哉

第十六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章旨楚恃富強，與晉爭諸侯，欲為盟主，莫世而不然。君既如此，故其臣亦皆以致諸侯為務，殊不知政教修於國，則諸侯不招而來。夫子告之以此，使其從事於近也。夫事在近而求諸遠，古今公患也。定公欲收既去之祿，而不能反諸己。葉公欲求遠而不知說近，皆求諸遠之過也。

一貫此亦仁者如射之意。三畧曰：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

第十七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中畧有味哉，三畧之言也。

章旨張栻曰：欲速則期于成，而所為必苟，故反不達。見小利則循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

一貫荀子語治國方曰：君子治近不治遠。王霸篇夫

子答樊遲曰：仁者先難而後獲。雍也篇夫欲速則與治近者反，見小利則與先難者背，皆非為仁之

第十八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猶言吾鄉也有直躬者。其人躬以直情不隱世呼為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已為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章旨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梁惠王篇夫老吾老。孝於親之謂也。幼吾幼。慈於子之謂也。及人之老。及人之幼。推而恕之也。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而孝慈存於其間。孝慈存於其間。故措之閭門而不悖。推之四海而準焉。施之百世而從焉。先王不下堂。而天下不足

第十九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行己恭也執事敬。執君事敬也與人忠。為人子諭葉公以孝慈。即導之仁也。
治在此二者也。夫子所謂直以道言者也。葉公所謂直以法言者也。以法治國。民免而無耻。以道導民。有耻且格。直之名同。而其所以為直異矣。讀者審其所以異。則知如衆星之拱北辰亦在此矣。
一貫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篇二章夫

章旨晏平仲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不能久也。襄二十二年與

此章義相發

一貫此章不待措言

第二十一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士修立之稱子曰行

己有耻執德不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才足專對可謂士矣曰

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才德不可得兼舍才而取德

也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言則履之行必果行則遂之硜硜然

從政者何如泛問不指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筭也私營

石聲喻無餘蘊小人哉狹隘抑亦可以為次矣取其曰今之

而不公章旨子貢問士夫子答之者三首舉兼才德者次

第二十二

主德而遺才最下取局量褊小守而不移也未有

取才而遺德者可見夫子之取人主德而不主才

也此章可以為萬世取人之法也當此之時周室

衰微王命不行於天下大臣專命而會盟四方莫

國而不然其所謂賢者皆營私置黨以蔽愚其君

若夫忘身忘家志存公義者欲廁其間得矣哉夫

子綏為斗筭不亦宜乎

一貫此章語觀人之法即知之事而仁在其中矣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猶為

狷者有所不為也知恥守節

第二十三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猶為

狷者有所不為也知恥守節

狷者有所不為也知恥守節

章旨此夫子為中行之人難得思其次也狂過於自進狷過於自守雖同失中裁而成之皆可共適道

一貫夫子思得狂狷而裁之亦誨而不倦之仁也

第廿二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章旨大宰純曰言人不可無恒若無恒之人龜筮

不能知其吉凶醫藥不能治其疾病

一貫無恒即無信也與人而無信為政篇二章意

同而無信言言且夫子之謂人主對而不主木

第廿三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易恒卦九三爻辭子曰不占而已矣

章旨恒其德信也言人無信則受羞辱無時也夫

子斷之曰人不失信雖廢占可也傳曰聖人不煩

卜筮哀十荀子曰以賢易不肖不待卜而知吉以

治伐亂不待戰而知克大畧亦此意也

一貫同上章言不信以為基則仁無所措也尉繚

子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

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

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戰威誰謂

尉繚氏兵家者流乎

第廿四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去否成小人同而不同可曰否

可曰和

否曰同

章旨 君子尚義故和而不同小人保利故同而不和

一貫 和而不同者所謂忠告而善道之仁者之為

也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類淵篇十六章

亦此章意也左傳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

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

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

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

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

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

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

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

水誰能食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昭二年和同義可徵

第廿五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

者惡之

章旨 輔廣曰鄉人皆好恐是同流合汙之人鄉人

皆惡恐是詭世戾俗之人故皆以為未可惟鄉人

之善者以其同乎已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不

善者以其異乎已而惡之則無苟容之行矣方可

必其人之賢也。大

一貫此章言有恒之人而後可與適仁也。荀子曰

以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

人矣。解蔽篇合於道人故道人好之不合於不道人故

不道人惡之義與此章相發

第廿六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

使人也器之。度才而任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

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二說之音貌餘皆音悅

章旨輔廣曰君子持己之道甚嚴而待人心甚

怨小人治己之方甚寬而責人之意甚刻君子說

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君子貴重人材隨才

器而使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

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大

一貫樂道而器用人仁而知者乎此章並言仁與

不仁也

第廿七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章旨君子以道義自將不輒卑屈人小人驕夸高

勃動作自大見其貌則近察其實則遠矣

一貫是亦並言仁與不仁也

第廿八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曰剛

剛毅強忍

木飾無文

訥

訥於言

近仁

章旨 巧言令色似仁而遠於仁剛毅木訥似不仁而近於仁可見仁之可以實德至而不可以虛飾為也

一貫 此章宜與巧言令色學而篇三章章并看上章似而非者也此章不似而是者也

第廿九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猶乎也子曰切切偲偲

山子曰偲當作磋音之誤也怡怡如也和悅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

偲以義相厲兄弟怡怡和悅相親

章旨 子路忠信剛毅長於切磋而短於怡怡夫子因其問而藥之所主在下句

第三十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晉文楚莊幾譖

章旨 左傳載申叔時謂子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

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

禮以順時信以守物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民

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

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成十六年夫子反豈不教以坐

作進退之節乎然而不克者無德義禮信之維民

心也又曰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

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莊二十七年孟子曰君行仁政

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梁惠王篇又曰不教民而用之

謂之殃民。告子篇由此觀之此章曰教民者撫循之

教導之使民戴上向義也荀子曰彼國者亦疆國

之剖刑已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出

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

撓也。疆國篇亦此意也如曰不教民以戰法則師敗

績奴隸亦知之夫子豈謂此哉

一貫先教而後戰是仁君之為也左傳吳滅州來

令尹子旗請伐吳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未事鬼

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

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昭三年又楚子使然丹簡

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

老疾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同十四年此二事深得

此章義

第三十一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章旨此亦歎時君不能教導民也夫民戴上向義

則彼將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將為我亡故

吾得與之俱存彼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民

不戴上向義則三軍離心上下不一敗亡不旋踵

而肝腦塗地豈不棄民於死地乎

一貫與上章相反是不仁君之為也。尉繚子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耻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戰威篇尉繚氏之言與此章反而可以發此章。

憲問第十四

第一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

貧且賤耻也

邦無道穀耻也

富且貴耻也

章旨邦有道則仕而行其道邦無道則隱而善其身然後可以免耻也。

一貫出處合宜非仁者不能與富與貴

里仁為美 章

意同

克

好勝

伐

怨人

怨

欲

貪

不行焉

可以為仁矣

猶乎

子曰

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章旨孔門之學以仁為主故門人常有所擬度而問焉克伐怨欲不行於身行之難為者故憲以四者擬度仁而質於夫子如子貢以博施濟眾雍也篇孟武伯以子路冉有公西華公冶長篇子張以令尹子文陳文子同篇意皆同子貢則進於仁故夫子詳辨之如彼其他答之以不知何也曰夫仁所包大矣

衆德無不有也、姑舉一二證之、曰、孝弟也者、其為
 仁之本與、學而側隱之心、仁之端也、孟子梁惠王篇衆之
 本教曰孝、仁者仁此者也、小記祭義篇上下相親謂之
 仁、經解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
 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
 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
 施也、儒行篇由此觀之、人之百行、不志善則已、苟以
 善為心、則孰為仁、孰非仁、蓋語其別、則百行皆仁
 之一端也、要其歸、則全盡之、浹洽之、動莫不與道
 會、而後為仁也、二三子所問、謂之非仁、則其所擬

第二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度孰非仁之一端也、謂之仁、則我未知其果能全
 盡浹洽也否、是其所以答以不知也、
 一貫不行四者、幾於克己復禮、頤淵篇首章者、
 編旨此本非一時言、編者屬比相次、冒上憲問、故
 不復曰憲問、與仲弓問子桑伯子章一例、雍也篇首章
 章旨太宰純曰、懷居者、戀其所居、而不忍離也、射
 義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
 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衆人尚然、況為士者乎、若
 士而懷其所居、是齊姜之所以愧公子重耳、何足

論語 卷四 憲問 五十三

以為士子

古訓外傳

一貫夫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學而篇十四章與

此章義相發彼言克己者此言不能克己者

第三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危高也

邦無道危行言遜

第二

章旨伊藤維楨曰此言君子持身之法其處有道

則當直言厲行以明正道範士風若處無道則行

固不可遜也至于其言則不可不稍收鋒刃以避

其禍焉

古義

一貫此出處不失宜非明哲者不能亦仁者之行

也

第四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章旨有德者以行言故可以為則仁者殺身以成

仁故有勇

一貫德仁本也言勇末也務本則末在其中務末

則本幾亡言學者宜從事於本也

第五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稼因稷言天下因禹言意以此孔子

夫子不答

當比南宮适出

子曰君子哉若人

君子尚德互文

尚德哉若

人再言深美之

論語一貫

卷四

五十四

第六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也乎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章、意同、共仁者之用心也。

此南容之言、合符於此、故再曰若人美之、

如其仁、如其仁、第十、五章夫子之尚德而不尚力也、如

管仲則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衛靈公篇、稱

言不任刑罰、以德禮治之也、衛靈公問陳、則曰、俎

拱之、為政篇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同篇

章旨、夫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

第七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勞則善、心、生、忠焉能勿誨乎。教人、以、善、謂、之、

章旨、君子雖以慈愛為心、有時乎義掩恩、人見以

為不仁、小人雖以貪利為心、有時乎行小惠、人見

以為仁、而原其所由、則君子不仁即仁、而小人仁

即不仁也、淮南子曰、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

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繆、稱、深得此

章意、一貫章旨可以觀矣、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勞則善、心、生、忠焉能勿誨乎。教人、以、善、謂、之、

忠、

章旨、國語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

第八

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
 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
 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魯語先王之忠愛
 民也如此、君子於子弟亦復然、故能成教於家而
 及于國于天下、蘇軾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
 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
 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集注
 一貫愛而逸之、其愛也淺、愛而勞之、其愛也深、逸
 之者婦人之仁也、勞之者君子之仁也、
 子曰、為命禪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

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章旨 伊藤維楨曰、古之稱良相者、不在專用己之
 善、而在能用人之善、蓋己之善有限、而天下之善
 無窮、故能用天下之善、而後能成天下之善也、按
 左傳、裨諶等三人、皆子產之所薦、子產執鄭國之
 政四十餘年、國不受兵、應對諸侯、無有敗事、可見
 能用人之善也。古義

一貫 知人知也、知而用之仁也、子產其庶幾乎、

第九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養民也問子西鄭大夫曰、彼哉彼
 哉。言不稱問管仲曰、人也。人、當作仁、家語可徵奪伯氏駢邑三百。

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章旨子西與子產同鄭大夫亦一時知名故或人問及之管仲時俗所欽慕故次問之夫子為品其人若此又特舉伯氏事以明管仲之為仁蓋管仲為政而伯氏有罪故奪之邑為其奪當罪伯氏終身匱乏未嘗有怨言以證管仲之從政執中而公正無私也

一貫用之而當仁也黜之而當亦仁也故曰唯仁

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為美大學亦曰唯仁人為能

愛人能惡人淮南子曰明主之治誅者不怨君罪

之所當也主術蜀志諸葛亮表李平過惡免官削

爵土徙梓潼郡後平聞亮卒哀歎遂發病死與此

章千歲合符者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章旨富而無驕雖非好禮者節用殖財者亦或能焉至貧而無怨自非樂道安命之士能消遣憤懣者幾希是其所以為難也凡人平居匱乏則拮据艱辛怨望之心觸處輒發如初富而頓貧者又復甚矣伯氏之亡其邑而無怨豈樂道知命者哉然而易其難者以管仲為政蕩蕩平平能以公義克

私欲也。

一貫此亦夫子證管仲仁也。

編旨此章伯氏以下似編者因上管仲類記附以

夫子斷語即與唐棣之華子罕篇不恒其德子路篇

十三章等章同例子曰以下舊為別章今為斷語屬

上章。

第十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章旨伊藤維楨曰此言人各有能有不能若能

其長而棄其短則人各得盡其能而天下無棄才

也公綽蓋廉靜寡欲短於才者而趙魏家大勢重

第十一

無諸侯之事滕薛國小政繁有會盟戰爭之事故使公綽為彼則可而為此則不可此用人之權度也。古義

一貫此亦知之事而仁在其中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

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

語更端故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

授猶致也久要要當作約音之誤也不忘平生之言亦可

以為成人矣。

章旨凡人有美才則不能無其蔽故曰好知不好

學其蔽也蕩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陽貨四子各
 雖有過人之美亦皆不能無其蔽禮樂之為物救
 其蔽而成其美者也如四子不文之以禮樂知則
 致蕩勇則致亂不欲與藝亦將不勝其蔽猶何暇
 望其美乎夫子常尚學而不尚美質為之故也既
 各有美質而文之以禮樂則可為成德君子也然
 成德君子世不可多得也如能為利不害義在難
 不苟生久約而不濫者亦可以次之

一貫荀子曰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
 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禮論左傳曰禮上

第十三

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
 尚之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昭二
 年是皆語禮而樂在其中矣亦此章義也左傳魏
 戊之為人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
昭二十國語叔詹論晉文公曰久約而無晉覺語可
 以證久約義不患人之不己知而患人之不己知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
 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
 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
 取子曰其然然賈之言豈其然乎未許其然然

章旨不言不笑不取，所嘗聞也。時言樂笑義取，今
 所質於賈也。而夫子猶然而不然，可見其察人之
 丁寧詳審也。嘗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衛靈公篇
 信矣。

一貫夫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學而篇末

章夫反求於己仁也，患不知人知也。夫子之丁寧
 詳審，不亦宜乎？

第十三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章旨夫要君者無上，人臣之大罪也。無上而不自

知者，以智而無學也。武仲豈無學之人哉？然而至
 於此者，方欲要利於前，而不暇顧義於後而已。可
 不戒慎乎？

一貫左傳曰：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退。專

祿以周旋戮也。襄二十六年此章語武仲履不仁之跡

以戒人也。

第十四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章旨世之議二公，互有異同。夫子特語其天下之

政事，而不論其私家之際也。蓋桓公內行不修，姑
 姊妹不嫁者七人。文公閨門修整，加有伐原示信

等事是世議之所以紛紛也。夫子舉其大者斷之，所謂譎與正，觀左傳國語所載可知。然其正譎不獨在二公，亦其輔之者有正譎之所致也。

一貫此夫子斷正譎之所在，以解世議之惑也。淮南子曰：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本朝。繆稱訓此亦此章意，下二章承此章言桓公用管仲為仁於天下也。

承此章言桓公用管仲為仁於天下也。

第十五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桓公召忽死之，管仲不死。以上

叙齊事曰：未仁乎？是問辭，故別著曰字。子曰：桓公九合，九左傳作糾，義兩通。

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章旨夫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

星拱之。為政篇謂不用刑辟而天下歸向之也。刑辟

之大者，陳於原野，干戈是也。夫仁者愛人，愛人故

惡其殺之者，殺人之大者，莫如干戈。故夫子深惡

之，當此之時，周室衰微，四夷內侵，中國之危如累

卵矣。而桓公甲不解纍，兵不解翳，九合一匡，而天

下晏如，其仁於四海，孰復加焉。可謂博施民而能

濟眾矣。深合於夫子為政以德之旨，故再曰如仁

美之。

一貫章旨可以觀矣

第十六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為戎狄久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諒信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章旨蓋世多稱管仲為仁者。二子疑之。故舉其行事不似仁者質之。夫子不論二子所舉。以其他所以為仁者答之也。二子孔門高第。而猶且疑之。則千載之下。聚訟不止者。不亦宜乎。然當時二子質之。而夫子許其為仁。則後之論者。亦宜折衷之於

此章矣。且觀其奪駢邑三百。而伯氏無怨言。則知其為政蕩蕩平平。以公義克私欲也。觀與之高國位。而朝臣莫之妬。與之書社地。而人莫之譏。貴賤長少。莫不貴敬之。則知其行事修於內。而民心孚於外也。齊姜氏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此管敬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補先君而成霸也。晉語由此言觀之。則知其畏命修德。孜孜不懈情也。他據傳記所載。夷考其跡。非才有餘而德不稱者。故能內紀綱齊國。而民服其教。外攘夷狄。而侏離畏其威。中柔華夏。

而諸侯懷其德其功所廣被自文武以來未有如此盛也當世稱之為仁者不亦宜乎或曰上論管仲器八篇小八篇章與此章亦傳聞之異而編者謹記之也

一貫大史公曰季布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史記季布傳管仲受辱而不羞終成九合一匡之功非弘毅之士折而不撓者焉能成其仁哉左傳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

第十七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僖十二年二傳所載可為管氏解冤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薦而為公臣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子以爲文矣章旨凡命謚以其行事之尤盛者記傳所載可徵也公孫拔雖多他美行此一事其尤盛者故以命

諡洪興祖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集注臧文仲知柳下惠賢而不舉夫子以為竊位文子與臧氏相反公所以稱之也大夫對與文子同

一貫夫子以臧文仲下展禽居三不仁之一家語顏回

篇可見公孫拔之為為仁之方也

第十八 子曰猶謂也衛靈公之無道也所主在下數語記者畧其前辭康子曰

夫如是奚而不喪奚而猶何如也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

鮑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章旨當春秋時王政不行周室無朝覲之事故諸

侯以間相朝卿大夫以時修聘事主賓不得其人國之榮辱安危繫焉故主賓之職為國重事也宗廟者先公典禮之所存圖籍之所藏有司謹修錄其故以待不虞凡祭祀之禮國之大事莫不與如不得其人則宗廟之事致闕闕會同之禮有取辱故主廟之職亦為重事也軍旅之為重事不待言也靈公雖無道三大職皆得其人不至喪國不亦宜乎

一貫齊桓公雖內行不修用管仲而救中國左社之厄衛靈公雖無道用三子而社稷安焉能救左

社厄能安社稷可謂庶幾於仁矣知人之功豈不大乎

第十九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疾不可為之也難

章旨言之不怍謂言不顧行也言不顧行之人猶無恒之人不可作巫醫也故曰為之也難

一貫言行相顧為仁之始此章戒之也

第二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將白大義故告於哀公曰

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政在三家故孔子曰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從語者之

辭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

亦語從者

章旨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則諸侯擅弄干戈者罪不容誅天下無道則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則以齊討魯可以魯討

齊可加旃二國之先同周室之元老而世有同盟

之誼共好惡之誓况弑君之賊天地所不容乎此

而不討何以臨民當此之時公室日卑三家強僭

縱令魯君有志於討亂勢孤而不能自振彼此大

臣亦皆內相通營私利而廢公義夫子之請不行

不亦宜乎盖夫子固知其不行然而猶且首唱者

所以盡人臣道也。退而再語者，以解從者惑也。

一貫父子曰親，君臣曰義。討弑君之賊，是義之尤

大者也。此而不鳴罪，何以為仁於國乎？國語：趙宣

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

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罪莫大焉。明聲之

猶恐其不聞，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

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晉語趙宣子擢於羣

咻，而明大節，人臣懷不臣心者聞之，焉得不惕然

懼乎？為君者，旁指為人君者也。宣子之言，深得此

章夫子意。

第廿二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章旨言君有非義，宜犯顏而諫之。知非義而不爭，

則欺罔之也。顯史之事，子路默而同於冉有，亦欺

之之類。夫子所以有此言也。

一貫荀子曰：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

於中，不以私害之，可謂公士矣。不為欺而不犯，下

比以闇上也。非仁者之行也。趙充國曰：豈嫌伐一

時事，以欺明主哉。漢書欺字義可以見。計也。去天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章旨荀子曰：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

第廿三

第廿二

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天論篇荀子所稱在己者，孝弟忠信也；在天者，富貴利達也。此章善解也。說文曰：進，出也。一貫，上達，仁者之為；下達，不仁者之為也。荀子曰：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鄙夫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儒效篇積德遵道，上達也；鄙爭名辱，下達也。韓詩南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

自退之原也。卷七自進，上達也；自退，下達也。

第廿三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身履行之今之學者為人。口徒言之章旨為己者，以美其身；為人者，以為禽犢同從事於學，而所主不同，是上達下達之所以相背馳也。一貫為己者，上達也；為人者，下達也。

第廿四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命之坐也而問焉，曰：夫子何為？猶何君也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章旨能日三省者，而後知不能無過，故不曰無而曰寡，有以見伯玉進德之日新也。使者非好學之

篤亦不能知伯玉而為此言也。有斯人而有斯使，有斯使而有斯言，有斯言而可以知伯玉，是夫子之所以深美之也。

一貫 夫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篇二十一章

求諸己，即上章為己者也。伯玉能求諸己，故使者

有此言。莊子曰：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

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則陽篇亦言改過從

善之不吝也。

第廿五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章旨 既解於上論。秦伯篇

編旨 人欲寡過，莫要於慎言。此章戒位卑而言高，亦慎言之事，所以承上也。

第廿六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章旨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

孝，為人父止於慈。大學故夫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顏淵篇四者得其宜，則家而國，國而天下，莫入而

不宜，復將何思何慮。

一貫 莊子曰：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

之羨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

事，乃無所陵。漁父篇與此章義相發，亦求諸己也。

第廿七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而之古通用過其行

皇本作之章旨潜夫論云孔子疾其言之過其行者交際述

此章也小記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篇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緇衣亦此章義也

一貫夫子曰仁者其言也詡頌頡頏頡頏篇

第廿八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莫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道言

章旨義詳於上論子罕子貢言夫子雖不敢居三者自我觀之即夫子所獨能也

第廿九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章旨夫子云子貢才優於人故能比方人我則不能亦我與汝不如之意然不曰不能而曰不暇其有戒意可知盖謂方人雖亦知之一事學者宜以自修為務也

一貫專於自修求諸己也

第三十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不能也

章旨義解於上論學而

第三十一

子曰不逆詐不億臆不信輕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章旨人之有詐偽我不逆計人之有隱匿我不臆度之人之有言論我不輕信之是皆君子寬裕

言言一五
卷四
之德所由然、自他觀之、似可欺可逝者、然而聰明
所照、能辨明情偽、處之不失其宜、如此而後可以
為賢也。

一貫此章言君子可欺而不可罔也。雍也篇十四章是非

仁知人不能也。

第三十一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

猶何是

是栖栖者

語助與猶皇

也皇無乃為佞乎。

佞以才辨言

孔子對曰、非敢為佞也、疾固

也。自疾固陋也。

章旨太宰純曰、微生畝敢名孔子、蓋鄉先生高年者、畝以孔子博訪古道、皇皇不暇寧處、為為佞干

第三十二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章旨伊藤維楨曰、馬之有驥、猶人之有君子也、驥

非無力、而不以力稱、君子非無才、而不以才稱、然則有才而無德、其為小人也必矣。古義

一貫此亦尚德而不尚力、馬猶然、況於人乎、與羿

善射第五章意同。

第三十四

或曰。以德恩報怨舊。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

不介舊怨。平心遇之。章旨。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

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謂不以好惡害其正直

也。即允執其中之意。堯曰

一貫。執中。仁之至也。說詳於左傳。賈季奔狄。趙宣

子使史駢送其幣。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

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

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

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

第三十五

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

以事夫子。盡具其幣。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

致諸竟。文六年。是以直報怨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三字有慨莫知子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敏而求之。而上達。既解知我者

其天乎。

章旨。夫子懷經世之具。欲得明主而輔相之。救斯

兼才者不可、子貢既有其資、夫子如當經世之任、則欲為之股肱心膂、展力四方、亦復久矣、而夫子不遇於時、已不得展力、蓋亦自惜焉、所以有此問也、其意以為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夫子而懷寶以老焉、天意其何如、即與子路慍見意同、子路與子貢雖才有異同、素以治才自許、其旨趣相似、共憤悶之所發、不能自已也、故曰何為其、夫子之答之、蓋以為伊尹太公雖王佐才、不遇湯武不能施其治、其遇湯武天也、天者非我之所得而為也、故我不怨、修之與不修在我、知之與不知在人、在

人者非我之所得而致也、故我不尤、我自修而不疚、天鑒在斯、我何悶之有、故曰、知我者其天乎、知我者其天乎者、委命不悶之辭、荀子作賦嗟其不遇、其終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楚考烈王策荀子賦篇闕此二句意亦同、

一貫此亦夫子不忘斯民之仁也、與其甚矣吾衰而述

篇五鳳鳥不至子罕篇等章同意

第三十六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惠伯以告白、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章旨魯平公將見孟子而不果樂正子謂孟子曰
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行
或使之止或厄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
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梁惠王篇聖賢之
於讒夫委命而不尤世異而揆一也

一貫既解於上論述而篇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

子曰賢者辟世天下無道則隱其次辟地亂邦不居其次辟色禮貌
其次辟言有違言其次辟命不問之禍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
劣所遇不同耳集注

第三十八

子曰作者七人矣
一貫見幾而作明哲者之為也

章旨義未詳七人亦不可的知為何人

第三十九

子路宿於石門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子曰
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章旨晨門知世之不可為而不為不為不賢也夫

子知世之不可為猶且為之孟子三宿而出晝公孫丑

同仁者之為也晨門鄙之亦猶尹子鄙孟子也

蓋晨門必欲俟明聖而出故見不可為之世斷而

不顧夫子則曰得見有恒者斯可述而篇雖不可為

之世、豈必無有恒者乎、是夫子之所以皇皇求而不休也、

一貫章旨可以觀矣、

第四十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子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乎、聞磬聲知既而曰、鄙哉硜硜乎、假石聲無餘蘊喻不知舉集之

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厲揭喻行藏從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棄而不顧不亦易乎

章旨荷蕢老盖素知孔子、因聞擊磬、假而剴切夫

子也、

一貫荷蕢老果、而夫子不果、所以為仁也、

第四十一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山子曰諒陰與梁庵古字通用謂倚廬也三年不

言、對而不言之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

百官總己、各奉己職以聽於冢宰三年、

章旨子張以為天下、一日萬幾、天子不言、百司無

所稟、政事沮廢、一日猶不可、況三年乎、所以問之

也、夫子云、古者天子諸侯、皆行三年喪、其在梁庵

也、冢宰代君、而聽斷百司所奏、故無政事沮廢之

患、

一貫一家仁、一國興仁、大學况以天子行三年喪乎、

天下歸仁、不亦宜乎、

第四十二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章旨傳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禮之善物也。昭二十六年夫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上好此物。民觀而放之。如草之靡風。其易使不亦宜乎。

一貫好禮則仁在其中矣。

第四十三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敬。畏慎戒懼。不怠慢之謂。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推諸家。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推諸國。天下。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病。猶難也。**章旨**君子修己戰戰慄慄。故曰以敬。至推而及家。

國天下。則博施而濟眾者。雖聖無以尚之。所以堯舜猶難之也。

一貫此章於為仁。可謂內外無憾矣。家語孔子曰。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為大。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敬其身。大昏。鮮。是修己以敬之義也。

第四十四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遜弟。不敬。事長。長而無述焉。不教。導人。老而不死。是為賊。尸素。偷生。以杖叩其脛。**章旨**此言夫子寬裕不迫切。無失其為故也。微擊

其脛盖以戲行之

一貫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

盡心篇此章夫子豈弟不失其為故亦仁之推也

第四五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益上疑脫求字子曰吾見

其居於位也成人之位見其與先生長老並行也童子宜非

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章旨伊藤維楨曰夫子之於童子宜無甚過寬乎

盖聖人之教人也以開導誘掖為務而不以束縛

羈縲為事譬諸種樹屈幹蟠枝者雖足悅其觀然

不見其達材生於岑蔚間者不煩人力自有棟梁

之材所謂如時雨化之者是也夫子之於童子欲

長育其材而不欲強成之也實造化涵育之功不

可以過寬目之也古義

一貫夫子之於童子寬裕不迫切有似天地育物

之仁也

論語一貫卷四

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

夫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

